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蔚蓝的梦

潘凯雄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蔚蓝的梦

潘凯雄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蔚蓝的梦

潘凯雄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5.25印张 160,000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2.70元

ISBN7-202-02084-X/I·467



作者简介

潘凯雄，男，1983 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文艺报》社 11 年，现为《经济日报》社主任记者。与友人合作著有《文学中的性爱描写》、《文学批评学》、《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等专著，并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文学理论批评论文、散文、随笔等百万余字。

顾问：汪曾祺
主编：李洁非 谭湘
策划：郭明义 谭湘
责任编辑：崔 玮
装帧设计：慈向群
美术编辑：马少华
责任校对：王雅丽

总 序

汪曾祺

中国散文，浩如烟海。

先秦诸子，都能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从容潇洒。孟子滔滔不绝。庄子汪洋恣肆。都足为后人取法。

中国自来文史不分。史书也都是文学。司马迁叙事写人，清楚生动。他的作品是孤愤之书，有感而发，为了得到同情，故写得朴朴实实。六朝重人物品藻，寥寥数语，皆具风神。《史记》、《世说新语》影响深远，唐宋人大都不能出其樊篱。姚鼐推崇归有光，归文实本《史记》。

中国游记能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酈道元《水经注》写三峡，将一大境界纳为数语，真是大手笔。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之动态写水之清幽，此法为

后之写游记者所沿用，例不胜举。

韩愈文章，誉毁不一，我也不喜欢他的文章所讲的道理，但是他的文章有一特点：注重文学的耳感，即音乐性。“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读来朗朗上口。“上口”是中国散文的一个特点。过去学文章都要打起调子来半吟半唱，这样才能将声音深入记忆，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文化有断裂。有人以为“五四”是一个断裂，有人不同意，以为“五四”虽提倡白话文，而文章之道未断，真正的断裂是40年代。自4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没有“美文”，只有政论。偶有散文，大都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过度抒情，顾影自怜。这和中国散文的平静冲和的传统是不相合的。

“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

文章的雅俗文白一向颇有争议。有人以为越白越好，越俗越好。张奚若先生在当文化部长时曾讲过推广普通话问题，说“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话犹如此，文章就得经过加工，“散文”总是散文，不是说出来的话就是散文，那样就像莫里哀戏中的人物一样，“说了一辈子散文”了。宋人提出以俗为雅。近年有人提出大雅若

俗。这主要都是说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总得要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当代散文是当代人写，写给当代人看的，口语不妨稍多，但是过多的使用口语，甚至大量地掺入市井语言，就会显得油嘴滑舌，如北京人所说的：“贫”。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

我和这套文丛的作者都不熟，据闻大都是中青年文艺理论家，他们的文章较有深度，有文化气息。他们是可能成为当代散文的中坚的，希望他们既能继承中国散文的悠久传统，并能接受外国散文的影响，占一代风流，拥百年余韵，是为序。

目 录

第一辑 心中的花瓣	1
阿公	3
好人	13
乡情·友情	24
忙情五题	29
乐在其中	38
恋旧	45
边地的灯塔	50
“混乱”的时光	54
第二辑 眼中的世象	57
由“毛泽东热”而想到的……	59

泡在“海水”中的文艺	63
估失衡	67
炒班	70
精神劳作与零件组装	74
文学的包装	77
外包装与“练内功”	80
缘何不见文学	83
平平淡淡才是真	86
“是生活”与“为生活”	89
“看不懂”	92
天顶之灾	95
“博物馆艺术”：遥远还是紧迫	98
没文化别干文化	101
“搭台”与“唱戏”	103
跨世纪的一代“？”	106
关于“绿条子”的闲言碎语	109
“众口一词”的背后	112
莫当“看客”	115
适当“生气”	118
人言可畏	121
认真之“累”	124
打打“假人”如何？	127
“万能筐”	130
“挑刺儿”之后……	132
“窝里斗”与规范	134

第三辑 脑中的社会	137
永恒的畅销	139
可曾想到“意象形态”	142
东西文化碰撞出的赛珍珠	145
千万不要忘记……	148
留得枯荷听雨声	151
开了一个好头	154
梁凤仪何以走红？	157
连续性中断的背后	160
嬉笑怒骂 亦庄亦谐	163
何不潇洒走一回	166
叶永烈的“功夫”	169
意料之中与情理之外	172
站在“蓝城”外的远观	175
“复活”了的林语堂	178
风流倜傥乔冠华	181
别一番情愫	184
“功夫在诗外”	187
美国究竟是什么	190
高雅的益智游戏	193
名人的话题该往哪里说？	196
幸，还是不幸？	199
畸型的叠加	202
中国的“智侠”	205

“布老虎”：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238
双重慧眼的妙用	211
“这一代”的心灵史（上）	214
“这一代”的心灵史（下）	217
电影给小说带来了什么？	220
经典的辐射力量	223
“疏”还是“堵”	226
人间终需真情	229
书中自有……	231
斯通的绝笔	234
“抢救”知情者	237
对《“批判”北京人?!》的批判	240
对《“剖析”上海人》的剖析	243
风，刮向都市	246
“老墙”作证	249
后记	252

第一輯

心中的花瓣

阿 公

六年多了。

阿公离开这个人世已经整整六年多了。在这两千多天的时间里，一笔“文债”始终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不是欠友人，也不是欠报刊，而只是因为阿公含辛茹苦将我抚养成人的那份情，那颗心。这笔“债”不是不想还，一次次提笔想留下一点祭奠他老人家的文字，也记不清自己这已是第几次写下《阿公》这个标题，只是标题写罢就再也难以为继，往事历历竟无从着手，笔越来越沉重，仿佛为浓浓的亲情所凝滞。在这万家合欢、团聚于餐桌前的除夕之夜，我独自一人端坐于书桌旁又一次写下《阿公》这个标题时，是否又会同以往一样无果而终呢？我只有一遍又一遍地暗自祈祷，愿文曲星助我，以了却这桩压在心头六年多的文债。

这位被我叫做阿公的老人其实就是我的祖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对祖母，我与其他孩子一样称之为奶奶，

而对阿公，却没有从众称之为爷爷，反正自打我会叫人起就一直称他为阿公，只有当旁人误以为这是我的外祖父时才会解释道，这就是我的亲祖父、亲爷爷。

时下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对孙字辈的疼爱有加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我对阿公的那份亲情则远远不是这种一般的“隔代疼”所能解释的。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暗自设想：如果没有阿公那据说是属于封建主义的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祟，我或许压根就不会来到这个喧嚣的人世；如果没有阿公那含辛茹苦、小心翼翼的养育与教诲，我或许也不会成为现在这等“呆样”，更不会操持起以文字为职业的营生。

时光不得不回溯到那个多事的1958年。当我刚刚受孕于母亲腹中时，父亲便由于“历史的”和“现行的”“问题”而锒铛入狱，母亲也因此下放到农场劳动，严峻的生存考验不仅由此降临到父母身上，而且也直接威胁到我这个尚不知世间为何物的生命。要不要我降临人世？在这个“生存与死亡”的抉择面前，是阿公与奶奶毅然作出了选择并承担抚养我与姐姐（时年仅一岁）成人的责任。差不多在20年后，当我面对自己的生身父母而第一次怯生生地叫出爸爸、妈妈时，阿公几乎为此而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而奶奶则早已在10年前积劳成疾离开了我们。

建国以后，阿公苦于没有一张正规学校毕业的文凭，因而从未尝过端铁饭碗的滋味，这自然意味着缺乏稳定的经济收入以及无缘享受与此相关的一切福利待遇；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端不上铁饭碗的

另一重大“损失”还在于少了许多接受政治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的机会。尽管如此，阿公却有着不一般的“政治敏感”，譬如，当他和奶奶承担起抚养我与姐姐的责任后，就一直对我们掩盖着父亲坐大牢这样一个足以令我们姐弟俩“无颜”面对他人却又是铁一般的事实，每当父亲定期从监狱中寄来一张张简短的明信片时，我和姐姐总是要禁不住好奇地问：“这是谁呀？”这时的阿公居然可以不动声色地答上一句：“一个朋友。”直到我与姐姐在认识了父亲在明信片上写的“父母亲大人”这样的字样后，阿公还是顽固地一口咬定“就是朋友”。这种善良的“欺骗”一直持续到我与姐姐上中学后才不得不终止，即使在那时，阿公对父亲“罪行”的描述也是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带过。这种善良的“欺骗”固然根本无从改变我与姐姐就是“狗崽子”这样的事实，但毕竟使我们心理上的阴影减少了10余年。说到“政治敏感”，阿公的表现又何止这一件事，当父亲在20年后以“摘帽反革命”的身份心灰意冷地被释放回家待业后，又是阿公一次次地强逼着父亲给有关部门写信申诉，直至1982年彻底平反。如果父亲没有和阿公威逼下一一次次地申诉，“摘帽反革命”的特定身份或许也将伴随着他的终生。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暗自发问，阿公的这种“政治敏感”究竟得益于何处？或许可以说他老人家一直坚持自觉地学习时事政治；或许可以说他老人家有一种对政治形势作出判断的特殊能力；但更应该说是出于舔犊之情的生命本能和小心翼翼为人、老老实实办事的处世准则之使然。正是在这种生命本能和处世准则的支配下，不仅使我们

做晚辈的为之受益，而且也使阿公这个“历史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在那个动荡不定、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少吃了许多苦头，即使是在10年文革浩劫的疯狂岁月里，阿公也只是被带上小黑牌子扫了几天巷子，而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巷子里则几乎挨家挨户地被“革命小将”所洗劫，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居然还可以由居委会老太太们的一句话“老潘是个老实人”而幸免被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现在想来，阿公所具有的这种“政治敏感”在那个信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是何等的重要和宝贵。从功利的角度看，他虽然无法从根本上免除我们这样的家庭在政治上所遭受的种种歧视，但至少却使得这种歧视被减少到了最低程度；而我从中所获得的启迪更是超功利的，我似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能够与政治高压、人性丧失等异化行为抗争的除去真理与正义等种种崇高的说法外，更为质朴、更为本真的或许还有顽强的生命本能和健全的人格精神。

阿公虽不是文盲，但也说不上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程度，私塾三年而已，就是凭着这三年的私塾教育，阿公不仅熟读《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一类读物，而且写得一手工整漂亮的字。如此说来，私塾教育偏则偏矣，但在所教范围内的强化力量却不能不令人折服。不过，在我眼中，三年私塾教育于阿公来说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远远要超出那些显在的获益并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辈。记得我和姐姐五六岁的时候，阿公已开始手把手地教我们写起了毛笔字，当时由于家境的贫寒根本买不起描红本，阿公就去买来一刀刀又粗又黄的手纸，裁成描红本大小，装